

東方海上，另類遭遇

——與那國島與台灣

■黃智慧



扛著「台灣出身」的看板，相信許多曾居住或留學過日本的人，皆和我有同樣的經驗，那就是每當談起自己的出身時，日本一般大眾所呈顯出對台灣的隔閡與陌生感，令人深感「鬱卒」。姑且不論在二十世紀的前半世紀裡，台灣與日本之間不僅毫無「國界」可言，「一視同仁」也曾在台灣島內成為族群融合的目標口號而被喊遍半邊天；今日到了二十世紀的尾聲，做為日本南方最接近的鄰國，讓日本社會大眾產生的關心與好奇心，似乎依然遠不如一個遙遠的歐美國家。

到底這一道橫阻在日本與台灣之間，寬不可逾越的界線在哪裡呢？每當搭乘飛機往返於日本和台灣二地時，我常不禁想起這個問題。感覺上只是從機場



日本國最西端之地——與那國島西崎（黃智慧·攝）

與那國島海岸（黃智慧·攝）

的這一端進入，而從機場的另一端出來，從一個海關換到另一個海關排隊等候罷了。二、三個小時在雲上的飛行，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摸不著。

所以，1993年3月，當我抵達與那國島的第一天，島上的人就告訴我可以從該島遠眺到台灣時，我感到興奮莫名。心想，我終於可以觸摸得到這道國界線了。島上的人說，在每年的夏秋之交的幾個下午，有時一直延到傍晚時分，在島嶼最西端的海面上會出現台灣島的幻影，島影山巒連綿，極為壯觀。告訴我的人把他的雙手在胸前張到最大的程度，比喻他所看到的台灣島影之大，就如同「大陸」一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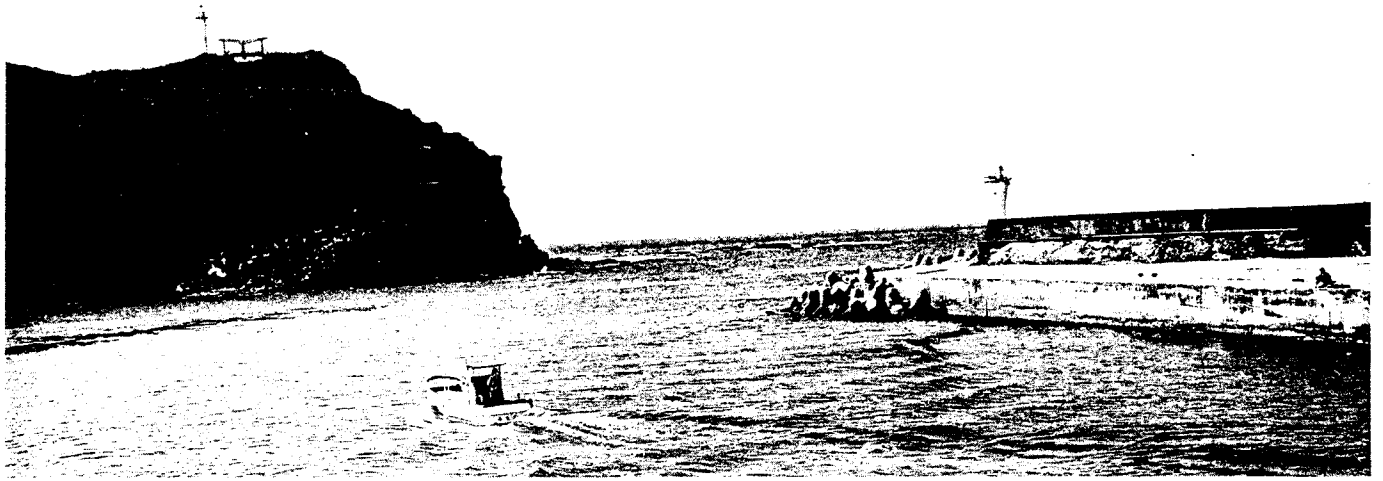
與那國島的面積約30平方公里，地理上屬八重山群島，是沖繩諸島中最西端，也是日本國土最西端的邊境島。島的緯度比台北還低，距離台灣東部的宜蘭約只有110公里。島形如一片榕葉，東西長12公里，南北約4公里。台灣的幻影只出現在島嶼最西端，稱為「西崎」的海面上，一年不過數次。可是每次出現後沒幾天，海上天氣一定轉壞，對於漁民而言，倒也成了天氣預報的重要指標。

西崎之下方，即是一個天然良港，也是島上最重要的漁港，稱為久部良港。當地盛傳一則島上女巨人サンアイ・イスバ以勇武的神力擊退來犯的海賊的故事，同時，也傳說著在祭儀中曾往海上流放大草鞋，企圖嚇阻那些住在對岸的異國人，一說為台灣島上的食人族，使他們看到海上漂流的大草鞋後以為島上彷彿住著巨人，因此不敢來犯的故事。這樣的傳說故事，在日本昔話傳說中獨樹一幟，其他地區不見有類似的說法。這則傳說最早於100年前的旅行紀文中被記載的當時，實際上已經沒有人真正目睹過該儀式舉行。不過在整個八重山群島的史料記錄或昔話傳說裡，很奇特地，只有這一則傳說曾言及古代人與台灣之間可能有的「對外關係」，應是彌足珍貴的口頭傳承資料。只是其中顯示出對台灣的印象，似乎危懼的成份多於親睦友好的成份吧。

1993年與那國島上的人口，約1800人。和日本全國各地的離島一樣，這裡的人口外流問題相當嚴重。來到島上才沒幾天，我聽說在一個同窗會聚會的場合裡，可以看得到與那國的傳統舞蹈與民謠表演，於是承蒙演出者的好意，允許我在一旁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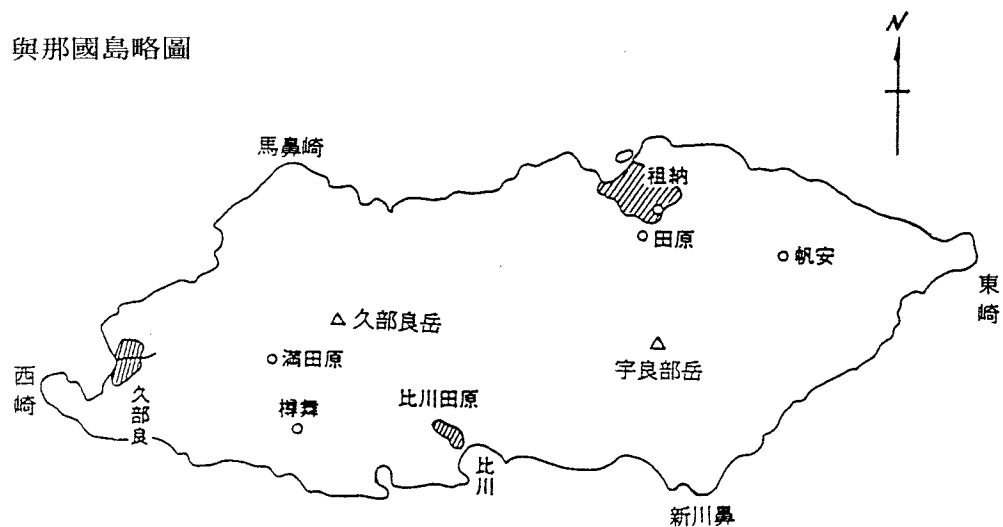
久部良港現貌（黃智慧·攝）



從久部良港仰望西崎（黃智慧·攝）

同窗會組織是與那國島上盛行的一種橫向的人際關係網路。尤其是在戰前只有一所小學校（與那國小學校創立已逾百年），所有的同齡兒童也幾乎都成為同班同學。所以，他們以生年的干支生肖為名的定期聚會，便從學校畢業後一直延續到老。我那一天所赴的「竹馬會」（寓意於「青梅竹馬」之成語），是大正7年出生，生肖屬馬的一群75歲的老先生與老太太們的同窗會，他們一行人約20名，大部份都居住在外島。這一次很難得重聚，所以相約回到出生地的與那國島來。在宴會中，他們重溫兒時的與那國島的鄉音與舞蹈，氣氛融洽愉快。當他們知道我是從台灣來到這裡時，會長很熱情地招呼我入席。他第一句話告訴我的就是，在座的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曾經在台灣島上生活過一段歲月。我驚訝地用難以置信的語氣問道：「是真的嗎？每一個人嗎？」只見在座白髮幡幡的老先生、老太太一個個探出頭來，以無比認真的神情對我點點

與那國島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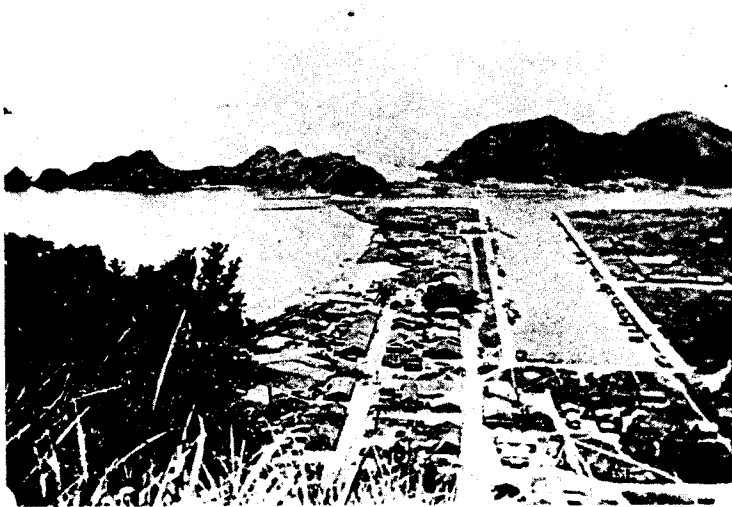
頭。這個印象太深刻了！隨後當談起台灣的事務時，他們對於戰前的台灣，比我所瞭解的要多太多了。每一個人，幾乎都有一個他與台灣的故事。

經過這一夜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後，我開始注意到，島上只要是戰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個他與台灣發生關連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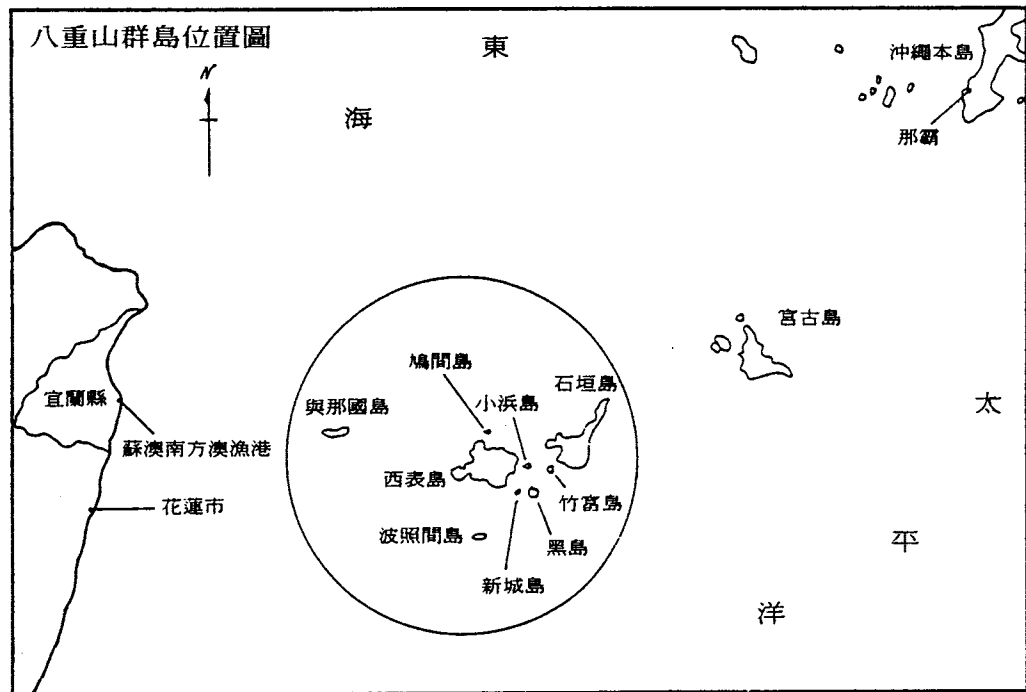
有的人在台灣出生，有的人在台灣求學，有的人在台灣考取醫師、美容師、護士、機關士等執照，有的人在台灣工作、結婚、生子；也有的人戰爭時期在台灣服役，或到台灣疏開、染病而死。戰前的台灣，從與那國島上的人看來，不僅每週有固定的客、貨船往來於基隆和祖納港之間，實質上的距離也較之八重山首邑的石垣島為近，並且，從有「小東京」之稱的台北所獲得近代文明的知識與資訊，也比沖繩首邑那霸要來得多又快。所以，到台灣來就業與求學，對戰前的與那國島青年來說，是理所當然，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了。

戰前與那國島民的生計，也幾乎是靠著台灣市場的支撐而繁榮起來。漁民們清晨從久部良出港後，在中途捕魚，傍晚則到宜蘭的蘇澳港卸魚；夜晚從蘇澳港出港，再把途中所捕到的魚，於第二天清晨回到久部良港卸魚，這是漁民們正常的一個工作天的作業程序。另外，台灣也是島上的鯷魚工場以及養豬農戶的主要輸出市場。再加上大量到台灣工作的人寄回家的「送金」，使得與那國島的台灣銀行貨幣遠較日本銀行券要來得流通性大。當時，島民向國家所納的稅金也通用台灣銀行券繳交，因此，小島上的村役場內的金庫充滿台灣銀行券。每當要繳稅給縣政府時，村役場的人只好出來四處向商店兌換日本銀行券。

可以說，戰前與那國島的產業和經濟，幾乎是被包含在台灣經濟圈中。當



日治時期的南方澳漁港
(宋素純·提供)



島名	面積	人口*
西表島	287.8km ²	1,749人
石垣島	223.4km ²	42,023人
與那國島	28.4km ²	1,792人
波照間島	12.7km ²	625人
黑島	10.0km ²	214人
小浜島	8.3km ²	495人
竹富島	5.5km ²	263人
新城島	1.8km ²	14人
鳩間島	1.1km ²	53人

*平成四年(1992)「八重山要覽」

然，那個時候沒有所謂「國境」的界線，甚至於與那國島村役場所採用的時間都是「西部標準時間」，也就是說，與那國與台灣之間完全沒有時差，卻與那霸、日本本土之間有一個小時的時差。

從另一方看來，台灣人也頗能自由地出入於八重山地區。最有名的，當然是昭和初年所開始的台灣農民的入殖，他們原居於台灣西部平原，移民到八重山群島中擁有廣闊平原的石垣島上落腳，主要從事農業，以栽培鳳梨為主。另外，西表島也因以三井公司為首開始挖採煤炭，吸引了一批台灣礦工前來打工。

前者因為工作勤奮，很快地融入石垣島風土人情之中，也陸續把親戚朋友介紹來此，形成了今日石垣島上頗具特色的台灣人社區。然而後者在西表島上的採礦，卻因工作條件的嚴苛，時有工人企圖逃跑。下面這一則真實的故事，便是一位88歲的老太太告訴我的。她是從她的祖父那裡聽來的。

昭和初年開始挖採的西表島炭坑的勞動環境之惡劣，據說形同人間地獄。從日本各地招募來的炭坑夫，不僅必須每日在地底下連續工作15小時以上，並且嚴禁外出，薪水也被強迫改換為只能在炭坑區內使用的私幣。如果有人試圖逃亡而被抓到的話，即予嚴刑拷打，甚至成為廢人致死，幸運成功者極為少數。有一天，其中一批來自台灣約10名的炭坑夫，不知怎地，潛藏在航向與那國島的「漁音丸」裡，逃到了與那國。島上的人十分同情他們的境遇，設法收容了他們，並且把他們分批藏匿在村落的人家以及山上的佃小屋裡。沒過二天，西表島的追手接獲密告，一行四、五人隨即追趕過來。登陸後，他們展開全島的搜索，到了山上時，和看守佃小屋的人起了衝突。佃小屋的看守者僥倖逃回村落，立即向島上的青年團求援。於是，島上的青年們立即發動村人（老太太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人），集體到追手們下榻的人家前要求道歉。談判不成後，又發生衝突，西表島的追手們寡不敵眾，被打得落花流水，連夜乘坐原船離去。

後來，與那國島民把這些台灣人全員安全護送回台灣。為了感激與那國島人的救命之恩，其中一個台灣人日後還回到與那國致謝，並贈送了一面大銅鑼為誌。村辦公室把這面大銅鑼拿來做為告知時刻之用途，每天中午十二點正的時候，銅鑼聲響可傳遍全村，是這位老太太津津樂道之事。

我不知道當年與那國島民為什麼會想要救助這批台灣人逃亡者？既是非親非故，大可不必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我想，大概是在一種與台灣人十分親近友好的氣氛下，將心比心，自然而然的舉動吧！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給這個小島帶來深刻的打擊與不安。到台灣來討生活的所有人都遭到被遣返的命運，該島的人口激增五、六千人，一時之間島上充滿了失業人口，而與台灣之間的經濟命脈也岌岌可危。此外在行政上，由於接管沖繩的美軍，最初在他們的構想上並不打算接收南部的宮古、八重山群島，所以南部的這二個群島的歸屬問題引起民心極大的不安。到底自己會成為哪一國的人？1949年與那國町長選舉時，三位候選人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政見。一位主張應復歸日本，一位認為琉球應獨立成為一國，另一個候選人則主張與那國島應歸屬於台灣。三者競爭之下，結果主張復歸日本的候選人獲勝當選。有趣

的是，在沖繩南部群島十餘個小島中，唯獨只有在與那國島上曾出現這種爭議。

這種和台灣非比尋常的親近關係，也給與那國島帶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和景氣。以下這一段發生在戰後初期，約從1946年夏到1949年秋的走私貿易的故事，是與那國島上人盡皆知的歷史事實。

戰爭終了後，久部良港的漁師們仍舊依循他們往日捕魚、卸漁的航路往返於蘇澳港和久部良港之間。然而漸漸地，他們在蘇澳港漁市內原有的交易活動受到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兵士的阻擾。於是，依靠著舊有的人脈關係，他們的交易活動只好轉趨地下化（闇化）。而當時的與那國島由於人口的大量回流，造成糧食與生活物資極度缺乏；在蘇澳港卸魚後，採購糧食與物資回到久部良港轉售，便成為一筆可觀的收入。所以，最初以漁民為主的蘇澳港與久部良港間的一條走私貿易路線於焉形成。

這一條走私貿易路線形成後，立即吸引了附近港口的船隻矚目，紛紛聚集到久部良港來；其範圍甚至擴大到遠從沖繩、日本本土以及香港來此交易的船隻。在最盛期間，一日可達60隻到80隻船雲集久部良港。由於戰後各國貨幣政策搖擺未定，幣值波動頗大，因此參與交易的各個地區的船隻便形成了一種奇特的「以物易物」的交換模式，以防止某一種貨幣驟然貶值。從台灣來的船隻主要載滿了大米、砂糖、茶葉、水果以及日用品、菸酒、盤尼西林等藥品；從沖繩則帶來彈藥匣、金屬、火藥、槍枝、橡膠以及美軍的卡其衣服、毛毯、醫藥品等。白天走私船在港外等候，船主在港內商談交易的條件，到了晚間船隻

與那國島馬——身高與
身長比例近於1:1，是
日本珍貴之原生馬。（
黃智慧·攝）



才以舢舨進港卸裝貨物。每到了夜晚，久部良港內人潮熙攘，燈火通明，直到破曉方才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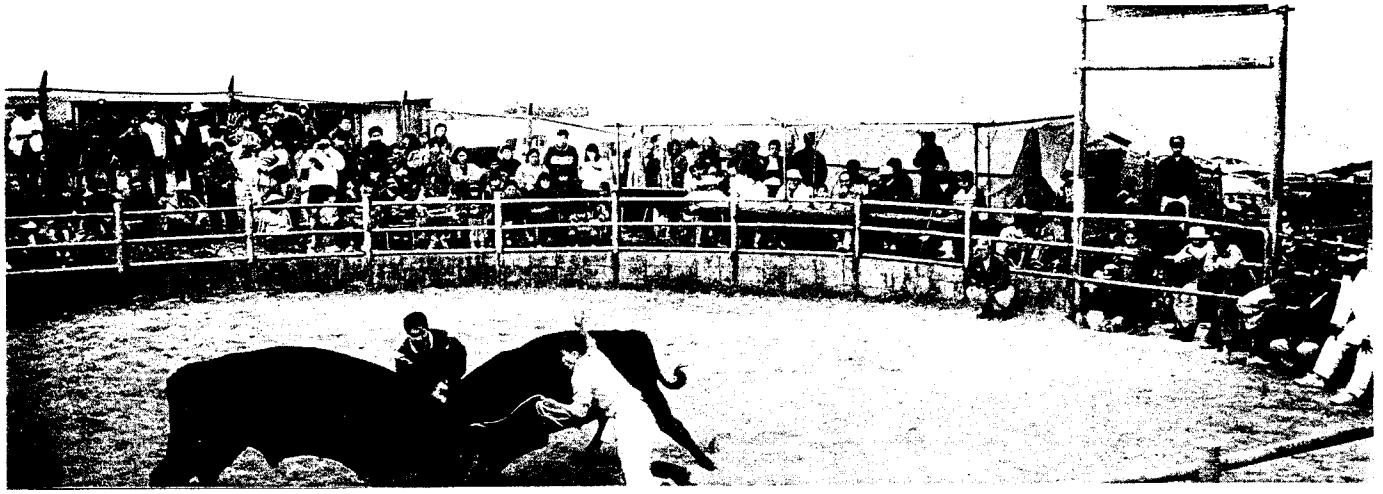
對於這個台灣東海上最大走私港的形成，與那國島人無疑地採取了歡迎的態度。不僅警察默許，甚且村役場於1948年底發生大火燒毀後，青年團還想出對走私貿易船課以港口使用稅之策。他們把課來的酒、糖等物品拿到日本本土換取木材、黑石等建築用料，因而在短時間內就自立重建村役場，還蓋成原先的兩倍大。最重要的是，走私貿易為與那國島製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除了船主、水手之外，港口的挑夫、餐飲業、住宿設備等需求帶來了空前的人潮。與那國島的人口在1946年底達到8000人後，即升格為町，成為八重山群島唯一的「一島一町」（八重山其餘7個島的人口加起來才成為一町）。在這裡，單是挑夫一夜的收入至少也是學校教員月薪的3至5倍以上，難怪吸引了沖繩各地人潮蟻集來此。據統計在最盛期，光是登錄的住民人口，就曾達1萬2千人之多，若加上未登錄的人口則更驚人。

可惜好景不常，1949年起美軍懷疑有彈藥手槍經由此處流入香港及中國大陸，輾轉到達共產黨軍隊手中用來對付蔣介石的軍隊，故開始進行嚴格的取締與掃蕩的行動。是年10月，從一位因受到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牽連，而逃亡漂流到此島的人證言，當時在島上一同躲避美軍搜索，藏匿在山中的台灣人約有400名，町長還親自帶了食物前來探望他們。

50年代後，周遭各地的政局漸趨穩定，短短數年因走私貿易所帶動的「景氣時代」也就如同曇花一現，從此消失。與那國島的人口數字開始急速的滑落，



從宇良部岳俯瞰祖納港
(黃智慧·攝)



與那國島上的鬪牛（黃智慧·攝）

1950年降到六千多人，1960年四千多人，1970年二千多，90年後，終於降到二千以下。和日本各地的離島一樣，就業、就學的困難以及高物價、少娛樂的生活，使得人口持續的流失。我在島上感受到老人們內心最深沈的悲哀，便是眼看著親戚、朋友、兒孫、鄰居一個個的離島而去。

如何才能促使島上的生機再現，是今日島民們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1982年，以町長為首，在全島的努力之下，與那國島和台灣東部的花蓮市締結了姊妹市的關係。締結姊妹市原本是一件頗為平常的事，可是我想，和人口12萬的大都市結為姊妹市，應該顯示了一種很不尋常的努力吧！不論是在物產、文化交流或是子女的家庭互訪等活動上，與那國島人都需要全力以赴。

花蓮是台灣東部首屈一指的大港，物產資源豐富。從戰後首次和台灣再度聯繫往來以後，事實上，與那國島設計了一個相當雄大的經濟貿易的長遠計畫。1987年，與那國町議會通過「祖納港開港宣言」，正式向縣與中央政府提出開港的要求，希望能和台灣直接通航，並且把與那國町定位在與香港、中國沿海以及台灣經濟圈接觸的日本門戶位置上。但是日本政府對於開港的規定條件是必須達到15萬噸的貨物吞吐量，所以目前與那國島只能一方面要求政府對國境地區放寬限制，另一方面，積極地整備祖納港，預計於1995年可以容納2千噸的船隻進港。整備港口所需的砂石原料，即是由花蓮輸入。

總而言之，作為一個遠離中央的邊陲之島，與那國島不得不自求生存之道。為了振興產業，為了製造就業機會、留住人才，突破國境的界線是有必要的。每次，我聽到主事者在敘述該島未來的理想藍圖時，他們總是很激動的说道：要讓戰後初期的「景氣時代」重現！

對了，至於我，為什麼會來到與那國島，似乎也必須交代一下。長久以來，在台灣或是在與那國島上做過民族學調查研究的大多數的學者，都曾對台灣和



與那國島最高峰——宇良部岳，海拔231公尺。（黃智慧·攝）

與那國之間的民族學上的關連發生興趣。從鳥居龍藏開始，馬淵東一、金關丈夫、國分直一以及戰後更多的民族學者，透過考古的發掘、體質的測量、神話傳說與其他諸種文化要素的比較，他們都曾嘗試找出台灣島和與那國島，以及沖繩，更由此推論即與北方的日本文化的關連。然而，老實說，到目前為止有限的研究成果裡，尚未發現學術上確鑿的證據。我也只是其中一個不死心的小學徒罷了！我們所要找尋的關連，是在國家形成以前的關連；在沒有「國界」的時代裡，我們相信，人群的移動與往來是絕對可能的。

正當我開始著手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突然，從與那國島打來了一通國際電話。是我在當地的房東的兒子打來的。我嚇了一跳，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打過電話給我。他告訴我，他的太太平安地生下了第四個寶寶，為與那國的人口盡了一份力。另外，他想要表達問候之意，因為他從新聞上得知日本政府表示，不希望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前來參加今年秋天在廣島市舉行的亞洲運動大會。他說，希望我們的友情，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放下電話後，我內心的感動無以言喻。

房東的兒子正巧和我同年，在與那國島的期間，每一次，他都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同窗會。

